



保定縣志

卷三

知保定縣事戊戌進士樂安成其範愚崑甫鑒定

儒學訓導

安肅

許世奇叅閱

原末年訓導王鼎臣

貢

生馮文熙

同閱

廩

生員柴經國纂輯

吳永譽

同校

王丙元

藝文志



叙曰天之網緼微於風雲地之精靈見於川嶽人之節義著於文詞尚矣故

錫予誥勅之典皆臣子受祿之榮下而疏奏序傳碑記歌咏體裁事關風化道寓規勸發先哲之幽光微一時之文物詎得泯沒志藝文

恩綸

勅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劉克家為承德郎妻馮氏為安人

父劉餘澤為承德郎母馬氏為安人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劉克家才堪効用力可分猷庶事成賴以馳驅小心克彰於夙夜慶典欣逢新綸用賁茲以覃恩授爾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龍命懋乃嘉猷

初任中書科中書舍人

二

任今

職

制曰恪共奉職良臣既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從
 其貴爾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劉克家妻馮氏含
 章協德令儀夙著於閨闈黽同心內治相成於
 夙夜茲以覃恩封爾為安人於戲龍章載渙用褒
 敬戒之勤翟第欽承益勵柔嘉之則

順治捌年捌月貳拾壹日

天承運 奉

皇帝制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
 家弘錫類之恩爾劉餘澤乃戶部山東清吏司主
 事劉克家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
 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為承德郎
 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錫之勅命於戲殊榮必逮
 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茲優渥永庇忠勤
 制曰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之

保定縣志

一百一

攸隆爾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劉克家母馬氏壺
範宜家風協承筐之媿母儀詒穀載昭畫荻之芳
茲以覃恩贈爾為安人於戲彰淑德於不瑕式榮
象服膺寵命之有恭永賁泉壚

順治捌年捌月貳拾壹日

清問紀事

恭紀

成其範

聖駕巡幸於十月初七日出都門隨在詢民
間疾苦察官吏貪廉海內聞之無不欣
欣然喜色相告謂
堯舜之主復出初十日辰時至口頭臣叩
迎於河岸遙望

皇上登舟問鈞宛然古聖主與民同樂之意
 從幸臣工皆歡呼萬歲禮部左侍郎臣
 常勳員外郎臣郎廷秀命臣上馬並轡
 前導過十王堂浮橋
 皇上徘徊久之若深念夫工力之難者蓋十
 王堂浮橋臣同工部郎中臣連陽安所
 建也過此可二里許
 皇上見夫橫波千里荒草寒煙之狀不勝歎
 歎問此係

何縣地方左右以保定對臣固知此際之民艱
 入

宸矚中矣抵張哥庄閱撫臣道臣及臣所頒告示移時
 乃行至北關渡口臣同部臣辛柱所建二橋在焉
 皇上度龍橋臣同禮臣從西橋先驅至城惠安門外臣
 跪迎小橋旁

皇上勸馬問臣出身臣以進士對問何年進士臣以戊
 戌科對問戊戌是何年臣以順治十五年對問何
 年到任臣以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對

皇上云保定甚是窮苦

臣對云我

皇上言及此誠黎民之福保定窮苦難以言盡人民不過九百丁地畝不過五百頃且當九河之下流自洪水決堤城市俱為水漫何況田間

皇上云水漫城市人民寄於何處

臣對云逃者半死者半其餘子遺大抵避居高嶺上

皇上云今歲水勢稍退民可收否

臣對云水退之苦甚於水未退水未退時民無收穫之利亦無耕種之勞今歲水勢漸退民皆稱貸牛糧籽種極力耕耨

孰意地以為水占寒冷不堪同於石田秋成全無升合

皇上云百姓如此窮苦何法可以相濟

臣對云惟有蠲免錢糧是為實惠

皇上問可曾蠲免否

臣對云報災文書已申訖近日正在查覆

皇上顧問禮臣數語

臣皆不能曉識然而天顏之喜在旁諸臣已咸慶為非常

皇上攬轡而回有一近臣問

臣云城中可有古蹟否

以未有對臣請衆臣署中用飯禮臣郎廷秀相顧而笑曰官貧署冷恐不能當我輩一餐遂偕臣上馬隨

駕西行至小土橋南父老伏道左

皇上問年若干地方官賢否若何父老具以實對里許至馮家墳西南

皇上駐驛進膳禮臣常鼎等啖臣以羊豚諸物厭而後行申時至行宮遞各官職名蒙

皇上召臣及大城知縣臣張象燦文安知縣臣李芳華

同詣

御前

諭云

朕愛百姓爾等知縣當共知愛百姓倘有借朕巡幸私派民間者定當重處不饒臣對云臣自到任以來如有一事不愛百姓私取民間一錢私費民間一物或因

皇上行幸借端擾民私派民間一束草一升豆

皇上訪出臣甘萬炊幸蒙

皇上垂聽臣隨借諸臣退伏念臣以風塵小吏幸際
皇上霽顏清問諄諄以百姓為念臣惟飲水自矢勞心
撫字圖報

聖恩於萬一尤望同事諸臣俱以

皇上之心為心勿貪利勿漁民以共襄太平之治庶幾

一時盛事云爾

康熙八年十月初十日

勅命

勅戶部山東司主事劉克家茲命爾監督北新鈔關事
務杭州為兩浙省會南北通津首在禁暴懲貪約
束衙門聽事官吏胥役使之一遵法紀無致作弊
生事擾害商民凡經過舟車裝載物料例應輸納
稅銀如有隱匿及倚勢豪不行報納致虧
國課照例拿究治罪原設地方巡邏員役須選委得
人不時親行稽察以防奸弊身先砥勵清勤然後
克舉職業其科徵則例一照戶部定規不得輒有

增益務從寬恤以惠商賈歲季應行起解課銀即
便如期奏發不得遲誤耽延差滿之日回部考核
果著勤勞方准復職爾受茲委任須廉潔精明恪
勤任事如或怠玩有誤國計必罪不宥爾其勤之
欵勅

順治十一年七月 日

勅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克家茲命爾整勅羅定道該管
轄駐劄地方俱照舊例當茲兵燹初寧整頓維新
之日首宜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恪遵法紀無致

作弊生事監司本源既正方可表率屬員用循職
業務須修濬城池積聚糧餉訓練士卒稽察奸宄
誠諭有司共圖保障遇有草竊生發及山賊海寇
出沒蠢動者亟行剿捕勿致滋蔓倘賊勢重大即
馳報督撫會同鎮將等官協謀戮力以靖地方所
轄荒蕪田地須招徠墾種以盡地利禁止濫徵侵
占使黎民樂業戶口日增如遇大兵征討經過地
方糧草舟車皆當通融預備以便臨時支給事竣
報核毋容有司朦朧科派重困窮民所屬文武官

員有貪殘溺職玩寇殃民應審問者先行審問應
叅處者轉報該撫按叅處勅中開載未盡事宜聽
爾酌便請行爾仍聽督撫節制每年終將行過事
務開報該撫咨部考核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
殫力宣猷使盜息民安刑清訟簡斯稱厥職如或
因循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順治十四年五月

日

內府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臣劉克家謹

題為新進授官伊始職司當有攸歸仰祈

聖恩

勅給衙門以弘鼓勵以光體統事臣等草茅賤士叨任
中書其職甚微所關甚鉅考周官內史之任以其
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周禮地官有舍人舍猶
宮也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故又謂之舍人遞至
歷代相傳設有中書科首掌

恩綸詔誥封功金銀冊券次承

冊封典試分房賫詔存問祭祀請支錢糧等差且衙設
禁中與六科同在內地一時寄機密奔走之司異

日備

彤庭喉舌之選蓋甚重也我

皇上定鼎開科稽古建官悉如前制臣等認膺是官莫

不思犬馬微勞以仰答

皇恩於萬一奈衙門被逆闖焚燬一時難於建造故六

科權為別給公署而內府之政事以肅今臣等幸

際風雲職列中書亦得與於

內地設衙但尚未蒙

議給處所恐時有應辦事體奉

命等差承接無地非所以肅

朝廷之體統而勵庶官之才能也理合具疏上請

伏乞

勅下該部確議查覆應於

皇城内擇一空所

勅給臣等以作衙門將官得居衙以蒞事而體統惟宗

事以官而就理則蚤夜有惟寅之風矣

監督西新關兼管江寧倉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

臣劉克家謹

保定縣志
題為徵 臣奉

差事竣例應造冊

奏聞事竊照 臣於順治八年十月十八日奉本部題
差監督西新關稅務又於順治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奉本部題為歸併司差以專職掌以省冗費事
內開西省關歸併江寧庫即令原題主事劉克家
兼管等因題奉

欽依備劄到 臣奉此該 臣恭領

勅書關防遵於順治九年四月初二日到任所有任內

收過西新關稅銀自順治九年四月初二日起至
順治十年七月初六日止共商稅並牛羊地租鈔
銀叁萬伍千柒百陸拾捌兩叁錢玖分玖絲內奉
本部劄令動關銀伍千兩採買銅斤解部鼓鑄其
銅並稅銀俱經解部訖所有江寧庫係支放滿兵
餉銀於每月初一日支放因庫事素在江南布政
使司臣劉漢祚署理臣於順治九年五月初一日
起始理庫務至順治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共收
布政司撥解正項銀叁萬貳千肆百肆拾捌兩肆

錢俱按月放過兵餉銀叁萬貳千肆百肆拾捌兩肆錢每月照數撥解照數放訖並無貯庫銀兩臣又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續奉本部劄付內開本部題稱今該江南督臣馬國柱以江寧駐防滿洲四旗兵丁月餉俱係藩司正額錢糧與其轉撥餉庫支放不若徑歸藩司為便又以西新稅額為數不多議將江寧倉合為一差然管倉主事臣王鏐已經差滿不煩題註他員即令劉克家接管等因順治九年十月初十日題奉

欽依備劄到臣奉此除白順治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止

以後滿餉俱係布政司支放外臣遵於順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兼管倉儲起至順治十年七月初六日止所有倉內管收過州縣各衛米豆及放過滿漢官兵糧米馬騾料豆數目臣查前任管倉主事臣王鏐原存在倉白米貳千伍百肆拾伍石玖斗玖升捌抄柒撮貳圭臣收解過白米壹千肆拾捌石玖斗叁升肆合玖勺肆抄叁撮放支過白米貳百壹拾壹石壹斗叁升玖合捌勺肆抄任內

實存舊管新收白米叁千叁百捌拾叁石柒斗捌
升伍合壹勺玖抄貳圭查前任管倉主事臣王鏐
原存在倉糙米陸萬壹千陸百貳拾叁石伍斗叁
升叁合肆勺叁抄伍撮柒圭貳粟柒顆壹粒肆黍
臣收解過糙米肆萬玖千捌百柒拾石柒斗肆升
柒合柒勺伍抄放支過糙米陸萬玖千玖百肆拾
柒石壹斗壹升伍合肆勺柒抄任內實存舊管新
收糙米肆萬壹千伍百肆拾柒石壹斗陸升伍合
柒勺壹抄伍撮柒圭貳粟柒顆壹粒肆黍查前任

主事臣王鏐原存在倉料豆壹萬壹百肆拾伍石
貳升捌合貳勺肆抄壹撮柒圭肆粟壹顆貳粒 臣
收解過料豆叁萬肆千柒百貳拾柒石貳斗玖升
陸合伍勺陸抄壹撮陸圭放支過料豆肆萬陸百
貳拾石玖斗壹升叁合陸勺任內實存舊管新收
料豆肆千貳百伍拾壹石肆斗壹升壹合貳勺叁
撮叁圭肆粟壹顆貳粒查前任管倉主事臣王鏐
原存在倉大麥柒拾石貳斗貳升貳合貳勺未經
支放 臣收解過稻子陸拾石未經支放凡倉中一

切收放總聽督臣馬國柱牌行到臣照數收放今
臣差已竣於順治十年七月初六日止除將舊管
新收實存在倉米豆已經逐一查明交付監督西
新關兼管江寧倉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臣劉國
欽接管訖臣謹將任內所收西新關稅租銀兩與
江寧庫收支兵餉江寧倉收放米豆錢糧各逐一
填造挨順年月日管收除在清冊報部查核外理
合具本例應造冊奏聞本月奉
聖旨劉克家着回部管事

訓儲

王顯忠

戶科給事中

惟自昔帝王盤石瑤圖金玉社稷未嘗不培植萬
年不拔之根本以衍億萬年無疆之命脉何謂本
太子是也是故明王教養太子而早見預圖崇啓
佑之方嚴贊襄之禮凡以正大本也大本正而保
國一天下無難矣漢賈誼有言曰天下之命繫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先儒以此為萬
世不易之定論何者千金之夫苟知自愛其身家

而欲成嗣續之定業未嘗不知愛其子知愛其子未嘗不擇傳以教之將以克紹厥後而克負厥家者望之者深故待之者重矧太子者以帝王世世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視千金之子相去幾霄壤而顧可以養之不預教之不先導之不正也哉今第育德深宮未聞出閣之舉擔依帝範可無典學之功是雖天生帝胄與韋布之子不同當必有不學而能不聞亦武者然聖功

亦由於蒙養而典學貴成於始終臣伏讀祖訓有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器勅楊榮等曰令德所成木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又曰宏材之建必有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誠萬世聖子神孫之龜鑑而太子之不可不學也明矣夫其所以為學者豈在記誦書札之工詞章訓詁之末如尋章摘句之為經生學子之所有事者哉所貴涵養本源潛消物誘考古訓以懸

是非之鑑窮理道以觀萬化之原使良心益篤於未散之前而聰明不限於見聞之末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日累月進有不自知其無窮之益者矣司馬光曰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而賈誼保傅所論教諭之方選任之法條目周悉其要必使一言一動無不歸於至正而後已伏乞上思宗社之重寄下念海寓之林生遠宗帝王之成法際此春和一元熙

洽萬類咸嘉聿興大典卜日命出就講筵克勤學問務使道德明立智量恢弘性貞定而才器克異時坐照萬幾畢收休穆造民社無疆之福衍國家萬億之休者端自此始也乃若嚴師保以重輔養之任選僚屬以備講讀之資簡忠直以培正大之氣屏邪佞以杜專諛之門端習尚以闢踐履之路急要務以識圖大之體而不使有一險辟廁於其間如所謂連抱之木必以投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者則自有神謀睿照處之必自有道事關

大計實海內之所傾心而拭目以觀曠世之典者
也

恤軍

王顯忠

切惟養兵之道在撫之以恩馭兵之方貴繩之有
法法立而恩永孚則軍心必怨恩流而法未樹則
衆志易驕人道使人哲王緣此成中興之治牛羊
馭衆季世所以開悖怨之端朱熹曰巡三軍附而
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臣故謂
養兵之道在撫之以恩然三代以後稱善兵者莫
若諸葛亮而街亭一敗則不免親信之誅五季以
還稱仁厚者無如宋藝祖而優養三軍則不惜犯

法之劔即如采薇出車杖杜諸詩所以撫綏之者至矣其曰王事靡盬曰豈不日戒曰天子命我則所以宣大義以重威嚴者又靡所不周臣故謂馭兵之方貴繩之有法近各處客兵迄今未敢告掣蓋撫鎮諸臣鑒往事之失以布圖新周萬全之謀以防意外在事勢不得不然臣竊慮夫人心玩於曠持之久哀怨起於積苦之餘即今諸軍之中能無饑寒在念家室興懷泫然而動鄉土之思者乎能無夫位離次棄甲弛弓拂然而不用大將之命者乎况夫窮遠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軍卒之苦又有所不可盡言者焉不及今撫之以息而繩之以法則軍心未有不怨而衆志未有不驕者萬或一夫作慝變起行伍則腹心之虞大於外患是誠不可不為之所也

脩堤碑記

陸光旭

玉帶一河、為白溝、滹沱、琉璃、數十河之下流、恃長堤百里、以為之防、鯨波一決、三邑其魚、官斯地者、生斯地者、固與堤為命者也、夫以衆河之水、聚一河、則易決、以三邑之功、禦一堤、則易完、而歷來、數失其防者、何哉、一以民習之久、玩也、曲突不事、而補亡、羊一以隣人之、秦越視也、同舟勿心、剝床奚及、夫霸州、文、大、幅、帆、且百餘里、而堤、則錯、壤、相間、或一邑分汛、數處、或一堤數邑、協條、自蘇、橋

迤東文防居多、西則霸文相界、而盧哥在河干、乃保疆分汛、十王堂者、文堤也、接胡家墳保障者、大城、久不修之界岸也、靳家背後、則保大所共有事也、何家道口、則初為大堤、而今為文堤也、過此、北橫堤、則燕子口、達北村、武哥庄者、隸平戎、向古則廣陵、修汛、注窩、則平舒、分工也、段落甚悉、形勢照然、三邑父老之胸中、亦極了了、舊碑有「文安五分、大城三分、保邑二分、蓋古人計害均使、犬牙相制者、指臂牽連、以使此修彼應、良深

哉、旭以壬辰、黃月、筮、宰平戎、越歲、夏、遭吳妖、為崇、靳家背後、城堤危、如累卵、呼不應、代荷、鋪、番、豈、天遣難回、狂龍夜潰、產蛙、盧灶、稻蟹無遺、嗟此、象、鴻、奠、魚、腹、而、徙、四、方、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乙未、暮、春、

詰、發、帑、金、修、築、同、廣、陵、宰、韓、子、斗、山、廣、文、張、子、大、章、暨、捕、幕、謝、廷、祐、拮、据、於、斷、堤、流、水、之、間、夏、徂、秋、凡、四、閱、月、而、堤、成、又、張、臬、臺、委、代、築、大、城、注、窩、等、堤、數、百、丈、是、年、也、幸、

保定縣志
卷之三
憑夷息浪新壘屹然去國此僑牽車而還故里矣
不意今夏之日陽侯再肆湧浪如雷旭也臨河而
惧疾呼鳩衆駕土牛搯槍朽五晝夜與蛟龍戰而
卒以堤全廬舍幸免蜃魚之藻居人始有稻梁之
謀於是紳士民僉欣然曰是堤也築於令修於令
令之心骨竭於堤堤之利害悉於令盍鑄數語以
為後日券因聊叙顛末於貞珉焉凡百君子慎之
哉居安而虞逝波其渝臨深而惕城維衆志毋曰
一篲九仞功虧毋曰涓涓江河因之詩不云乎迨

天之未陰雨撒彼桑土凡百君子慎之哉毋忘整
鼓
順治丙申立

修城記

呂煥

城池之設所以保障一方為百年計也近時值多
事余奉檄築建蓋守土之急務不容緩者但公帑
空虛而力有未逮每懷耿鬱邑人聞之咸相謂曰
此舉為誰而使侯若是也遂欣欣然各自以家私
之盈縮議備物料以助城工即疏名以聞於余不
越月而諸料畢集矣且當道之省諭有曰成大事
勿惜財費余亦曰不一勞不永逸而諸尚義者之

樂事赴工適與符合是則所賴以共成斯舉以垂
千百年屏翰之業者非斯人而誰與用布姓名俾
勒于石若其賢士大夫贊余議以決其成且捐貲
為一邑倡必有能記之者茲不敢槩書嗚呼創立
惟艱尚冀後之同志君子永圖之

邑侯呂公生祠記

王顯忠

此為祠祠呂侯也祠何為者呂侯民父母也子之
于父母一日不忍離膝下也呂侯去矣而民像侯

祀之祠崇德也報功也以寓不忍一日離膝下之
心也祠成以未有記之者缺哉典也乃今諸同鄉
屬之余余邑人也且受知於侯者詎敢以不文辭
余惟所病於今之為吏者二而貪酷不與焉庸吏
安於習限於才而餒於氣尸素自甘視天下事若
無一當為者甚至棄往業之成而坐視其大壞極
弊終莫能一少拯拯焉此其庸亦甚矣巧吏銜虛
名而逞末技于簿書聽斷之間則務為一切粉飾
掩襲之具以欺上官而愚下民彼視天下當為事

不借口曰財訕當惜則曰民勞可傷聆其言則是
察其心則非彼且肆其機械狙詐之術以聾聵人
耳目卒能使上下不之覺此其巧何如耶乃若貪
吏竭民財酷吏戕民命夫民以財為命者也財竭
而命亦戕矣二者厥罷惟均王法之所必棄也夫
不有循吏乎夷觀循吏者德在生民而澤流于子
孫功在王室而慶鍾于後裔自漢以來入循吏傳
者其故可觀也求其人若今之呂侯非耶侯于嘉
靖丁未冬來知保定縣事縣故無完城頽丘故址

為宋團練使楊延朗所築以控契丹迄今歷幾二
百年來相沿而無能改其故先是霸州兵備今刑
侍東橋楊公按部至縣深以畿甸近邑為重毅然
以修築為事規畫就緒而屬之邑吏將以考成焉
吏庸不能仰成德意未幾公尋亦遷去事竟寢侯
視政之初即加意于此顧其時猶若有未可者焉
亦不急急圖近功比歲庚戌以治化成民用太和
會是秋羽書告急郊圻震驚獨保定恃侯得不恐
事定侯作而嘆曰設險立防為國首務况茲其時

也是尚可以泄泄乎人有乏遠慮而任逸性者肆
遊揚之詞將中沮之侯亦弗顧余時宦浙聞侯將
有此舉函書贊成之侯得書喜動顏色庭示衆曰
吾計決矣非人之所能止也於是首出俸金以倡
之一鼓動之間而風草之勢沛然吾民之好義而
趨事者不啻子來巨室輸財細民輸力侯乃朝思
夕計度地量工籌畫以致詳經營以盡變酌舊趾
而較其內地棄東南依西北以便守也崇雉堞飾
樓扉以壯觀也凡一木一石一工一役罔不暨厥

心時復往來工所衝冒或雨不遑暇計卒之未嘗
借財借力於他郡邑而財不告匱力不告疲僅五
越月而告成功僉謂是役也神矣哉未幾侯即有
辰州別駕之選適

仁侯促裝行矣行之日士民無問耄穉男女夾道
號泣至挽舟不得行侯亦揮淚謝衆不得已脫履
而去此祠之所由建也噫侯之得民如此即言循
吏又何讓焉余聞君子之自表揚于世在事功而
事功之本源在心術心術誠正則據真誠不二之

袁樹正大光明之業事罔不可功罔不成心術苟
 不正則雖有所為亦偽耳不矯情以盜榮名則位
 公以實私橐語云病加于身愈官怠于有成計後
 城邑時在任已滿一考正宦成時也使他人憂與
 鮮不計日待遷第苟且了目前耳侯獨不慕一身
 之通顯而獨懃懃為吾民建萬世不拔之業謂非
 本諸真誠之心莫有於是耶於此見侯之心
 術之正而其養廉心素有事功之顯設有本源
 侯徇翔郡邑歲二十一年時至歲服其燕而才感

而惠簡而不擾變通宜民而不膠於陳迹其在五
 邑凡德意之流通政教之漸被以余耳目所睹記
 雖借箸更僕不能數而成城之功又其傑然者余
 固記之悉而系以詩侯名煥字堯文養心其別號
 也世為浙之崇德人其詩曰惟后建官康又黎庶
 惟侯宣化撫字適著撫字伊何以明以仁撫我顛
 覆救我吟呻卓哉成城之屏之翰力振因仍惟侯
 之斷乃興弦誦乃起疲癯民熙士作惟侯之風我
 高室家侯其衛之我有子弟侯其惠之侯之來矣

孰不資之侯之去矣孰不思之瞻我侯兮其儀抑
抑如圭如璋有嚴有翼慕我侯兮其德汪汪如金
如錫為龍為光侯澤既溥侯壽曷溟拜侯之像百
千萬禩燕山蒼蒼霸水湯湯佩侯德澤永矢弗忘
附引

王葵岩公異政錄引

傅好禮

固安縣人
監察御史

夫上世為民牧者政不聞有所謂異也茲異政歸
之王公何耶以公獨能白久寃之獄也獄寃已久

公胡能白術勝之也辯寃而術可為常法乎曰此
公不得已之心也大凡獄貴慎初情初情不慎而
晦焉乃文網無辜陷之重辟彼幸而脫焉者歷時
益久計畫益深叅對不情之辭布置安排其利如
銛訊之不得刑之不勝非出其不意而鈎致其隱
微將何以令彼幸而脫焉者之伏其辜耶此公不
得已而用術也允若茲稱一訊立辯如濂溪公可
幾及矣茲誠所謂異政也奈何錄之錄之者非徒
表見王公其慮遠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古之治獄求所以生之者蓋如此今之治獄者類
求所以死之矣宜乎視人命若草菅而鞫寃大獄
漫不經心海內誣陷蓋不少也治獄者得是錄而
存之則既死而生寧復有誣陷者耶故曰非徒表
見王公其慮遠矣或曰藉使不短蒿枝為之奈何
吁蒿枝乃筌蹄之設耳王公因已有成算矣世之
治獄如王公者可少乎哉

或問

王顯忠

或問順天府之保定今議歸併霸州何意也余曰
諸當道之美意也比見縣之人民逃竄也土地拋
荒也錢糧逋負也城郭荒涼也官署廢而不修因
以撤之也故議併以裕民力也蘇民困也曰縣何
以若是其極也曰河患也催科也二者相仍而民
不堪是以若是其極也蓋縣之額賦地居河之南
北兩岸而河北多半又地勢窪於河南堤不能禦

亦一之漲十不一收初夏亢陽則百里赤地近秋
霖潦則一望滔天甚至一草一粒不入於私室而
賣男鬻女以輸賦於公家此河北窪地所以盡數
荒蕪而額賦錢糧所以悉派河南地內折畝獨少
錢糧獨重縣之困弊而極此其根本矣况霸州之
屬有三而保定視文安大城纔十之一耳諸司不
以保定視而驟以縣律之凡所取派不甚減於文
大就中協濟驛遞又最為苦累而寄養馬次之甚
至額外雜派紛如牛毛有司追徵因而加帶賦而

益賦額而愈額以地如是之瘠以下如是之寡且
貧以賦如是之重且煩民胡能支民不能支相繼
而逃即如一戶之中有十門九門皆貧而逃一門
尚在則九門者之差糧獨累一門包賠馬匹獨累
一門喂養以之則是一門者又不能支亦復逃去
一甲之中有十家九家皆貧而逃一家尚在則九
家之差糧馬匹又獨累一家包賠喂養以之是一
家者又不能支亦復逃去如此則是貧者固貧而
富者亦貧逃者固去而居者亦去矣則縣治安得

不弊且極耶曰如此則併之可乎曰不可也曰何為其不可也曰併縣為民也非為官也利民也非害民也如其有利則併之可也今誠未見其利而害已隨之則奚以併為曰安在其為民害也曰縣有城以衛民也有堤以護城而防水患也二者皆民之所賴以為生也然凡以因縣治而為之官以守之廢則修之下司能言之當路能聽而行之斯地斯人咸永賴之今若廢縣治罷官司則地主稍遠築防漸緩不三二年間堤決以及於城城壞以

及民居斯地其江河矣斯民其魚鱉矣棄千百生靈而置之於死者皆因廢縣為之也此其害一也縣之民生於斯長於斯墳墓在於斯服役當差不遠戶庭朝令而夕知旦出而暮歸正供外無甚糜費今若併之州貧民赴州上納錢糧點驗官馬往還道途近者四五十里遠者八九十里一遇水泛無舟不渡在家有勾攝之費在州有守候之費在途有濟渡雇覓之費在衙門有需索詐騙打點之費如正供一錢視縣三倍之而不足此其為害二

也議者以縣入州合為一里則其里必在霸州諸
里之上夫以極窮之民而充極大之里諸凡差役
必自此始如堡子里長必首當之各項大户必首
編之倉庫頭役必首及之貧民皮盡以及於肉肉
盡以及於骨行將不知其死所矣此其為害三也
况復隱然未見有出於三者之外千頭萬緒有不
可以枚舉者乎故欲併之者意則有在而特未稽
其弊慮其終也欲裕民力而反以竭民力欲蘇民
困而反以重民困故曰併之不可也曰然則奚為

民亦有願之者彼豈不知其為害耶曰此疾痛
外之人不暇顧慮見父母而遽呼之以望慈也愚
而無知其私心過望而不知其勢之所必不可得
也其過望之心以為併入州則逃戶丁糧得以盡
開除也見在錢糧得以通融於州也寄養馬匹得
以分俵於州也殊不知近邇人丁豈得盡數開除
額賦錢糧州民誰肯代出種地養馬州民誰肯代
養今不必他求試出令而約於民曰併爾縣仍爾
差糧逃戶決難開除錢糧決難通融馬匹決難分

依如此願併乎若民猶願則任自併之不妨也然亦萬萬無是理無是事也况立議之始不但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為然即相從赴告之人又大半不出本心不過逐隊而入以奉命為恭耳豈可藉口民願而必欲貽斯民以無窮之患乎曰子言是也獨不云革職官則俵糧柴薪馬夫可省毀

廟壇則祭祀銀兩可省廢衙門則門禁皂快等役可省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顧不可乎曰俸糧散雜各縣向非本縣所出柴薪馬夫出於地畝官夫

而地在則銀在所必徵雖欲免之不可得也保定廟壇設矣霸州得無廟壇乎保定之衙門廢矣霸州獨非衙門乎諸凡差徭出於人丁者或可量減毫釐於千百出於地畝有定額者則毫釐不可減也曰歸併其不可也審矣然則於目前之急奈何曰此無難只在諸當道一轉移之間耳若肯垂恤保定之地瘠丁寡諸色雜派免焉協濟站銀免焉寄養馬匹減馬遠年之逋負免焉除此惟辨正供則有丁當差有地納糧民又何詞以說何計以免

如此使民得養其餘力而享其遺利期以十年民力不裕而縣治不復興者未之有也無已則又有一焉霸州瑞麥屯人民在保定也地土在保定也此里之人聞一願附今誠割此里以入保定而於保定殘破里甲再一酌議則里甲不擾而戶口漸充縣治不廢而差糧易完非策之得者耶曰即爾猶縣治之極小者也四方人士需次銓曹者惟恐得此地而不勝邑小民貧之憤主爵愛士亦不欲以此地處之其誰肯來曰惡是何言吾聞為地方

擇官矣未聞為官擇地方也吾聞地方愛官矣未聞官愛地方也子不見崇德呂侯之宰吾縣乎三年之間於吾縣毫末無取而獨取汲於吾縣之水則井泉日減數升而民不與也其築城也未嘗借財借力於別所而民不以為勞也任滿擢去行之日士民無老幼無男婦夾岸號泣聲聞於天至挽舟不得行此其地方愛官者何如也呂侯亦遲徊眷戀而不忍遽去此其不以邑小民貧是棄而別有所愛者何如也然則邑小民貧於官乎庸何傷

問者無言唯唯而退是用識之以諭諸為國為民者

保邑不宜歸併議

成其範
山東樂安人戊戌辛丑進士

昔周先王之封建諸侯也有大國有小國更有附庸之國大小相維而天下稱治及其後也小國併為大國而天下亂矣自封建改為郡縣有大邑有小邑蓋惟審量乎道里之遠近戶口之豐歉土地之肥瘠而定厥制焉小者之不可合為大亦猶大

者之不可分為小也譬之一身郡背也縣指也若以其指小者可合大者可分則接蓄也四疆且也六是合者不可使分分之則必亂分者尤不可使合合之則亦必亂由此以推則兼併小邑皆衰世之說非盛時所宜有也然則今日之保邑胡為乎有歸併之議也曰其一始於官此土者寒薄難安欲去此而改選以自豐也夫所貴乎民牧者為其能撫字之安全之乃以自豐一念遂至盡驅其我顧我復之黎民以荼毒於他人之手忍乎不忍乎

且亦安知其改選者不更苦於此邑耶然而其罪固不獨在官矣亦半由積年之猾蠹乾沒多端弊孔百出或者歸併之際得乘間而去其故籍以自飾乎為官或不察從而中其計於是歸併之議紛然起矣歸併之議起而紳衿之陳請父老兒童之泣訴皆有所不遑恤矣嗟嗟保邑小民其所望於民牧者何如其殷切而為民牧者顧可自便其私圖而不一深長思耶余待罪茲土既洞悉夫利弊又熟察乎人情而知歸併適所以滋亂非所以致

治也尤願後之人從朝廷起見勿從名利起見從百姓起見勿從身家起見揆時度勢務得古先王大小相維之深意則歸併之議斷乎其不可也至其所以不便於民者王公或問詳之矣余又何敢贅焉

堯

遺望

皇上登舟問鈞宛然古聖主與民同樂之意從幸臣工

皆歡呼萬歲禮部右侍郎呂卓鵬員外郎臣郎廷

秀命臣上馬並轡前導過十王堂浮橋

皇上徘徊久之若深念夫工力之難者蓋十王堂浮橋

臣同工部郎中臣達陽安所建也過此可二里許

皇上見夫橫波千里荒草寒燠之狀不勝歎歎問此

儒學祭器碑記

馮鎮

稽古定制郡縣設學立廟春秋上旬二丁致祭

先聖先賢諸凡祭器品式靡不備具非直為觀美也

必如是庶竭享祀之誠未可目為細務焉者吾邑

呂侯自嘉靖戊申來蒞茲土甫下車謁廟見器物

殘缺輒慨然為己任遂聚材募工諸器悉具黜聖

丹添整潔新美燦然改觀無復疇昔之簡陋矣學

傳李梅峯東韓誠菴普暨程生雲梯王生旌忠屬

余文以識其事余謂廟器人知其為享祀之具而

不知誠意攸寓惟侯區畫詳盡器立而誠隨以著
是故誠於事神則神格推之使人則人孚豈惟可
治一邑雖執衡宇內可已嗚呼安得天下守令胥
仰侯之賢以共效推誠之治也乎哉侯名煥字堯
文別號養心浙之崇德世族自顧遷今秩善政不
易縷指當塗教為其治行可徵矣今復尊師
重道如是謂非良有司第一事耶異日令尹人士
官於斯土生於斯土者入朝廷而稽古興思高山
景行其能有外於侯歟是為記

聖諭解序

馮濯

嘗謂譚龍肝誇鳳髓豈不聳人之聽至濟饑則不
如菽粟之為飽陳黼黻耀文繡豈不炫人之觀至
禦寒則不如布帛之為煖設鋸筭務鈎鉅峻一切
文網桎梏之具豈不懾人心而使之畏至移風易
俗則不如敦倫植紀之為要故從古講治平之理
者不外修身與齊家始而修齊之實一親長焉而
盡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先
賢子車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信

乎求世之平治果不在遠且難也胡今之司牧者率以為近易而忽之耶獨吾張侯以東魯名家米宰吾邑往令以地狹民貧少之侯則不然謂狹則聚而不渙貧則約而易從故人之所厭以狹且貧而告之所樂正狹且貧道所當學豈以武城而獨廢也乎由是辰告功令罔非孝弟順讓敦族睦隣為先侯因取

聖諭而句解其義列于縣左禪家喻而戶玩直欲興仁讓使親親長長之風浹於四境而後已有令

若是所謂承流而宣化者其無負矣說者謂

聖諭昭如日星亦奚庸於解不思其義誠人人可解而人人不能解故其事人人可為而人人不能為乃侯之為是解也匪直為一邑計為天下郡邑計匪直為一時人心計為萬世人心計孰謂其無庸於解也侯善政載口碑勒薦剡更僕未易縷指人特叙其敦倫紀以移易風俗培植世道者如此彼忽近易而求諸遠難者視張侯下逕庭哉侯諱四

聰號對嶧山東滋陽縣人壬午經魁云

上傳道臺書

劉克家

戊戌秋有以省費裁併小縣之文家方告致之日
乃有十不可裁之議上之傳道臺適陸鶴田父母
正在從違莫決時也見之即為之首肯遂決意於
上臺申正之一天下有州縣各分邑而理係朝廷
封疆不宜輕損一邑東西兩浞保邑居中彈壓大
有關係一邑治居十五河匯流長堤係三邑性命
無官則關會失宜築防失時必致疎虞一邑去文
安四十餘里婦之文則百姓田婚糧差不勝披涉

之若且深隔膜之傷歸之霸則霸不利有南堤壅
水霸為政必廢脩築是保人及溺文大亦入洪濤
一保臨大河舟楫之地無官則水路之私鹽任其
往來而陸路之操戈車載地棍勾連誰與稽查緝
捕一保地從無綠林之警裁縣成村盜賊往來借
為窩巢勢必多事文推之霸則霸受累霸推之文
則文受累兩相推而各為隱匿之術使一縣生靈
頃有玉石俱焚之慘一國家立縣設官為地方為
百姓非為官也地方土瘠民貧官何得有富豈可

以官窮遂令百姓無主一保邑事簡民淳易於見
德官此地者從無錢糧盜案之累更無東人之累
朝廷愛惜人才則此地為人才出頭之地又何可
少一縣明有執法之官則幽有司土之神如風雲
雷雨山川社稷城隍皆上帝分司以荅陽治更尊
帝聖賢關一縣血食一旦議併不但使百姓失父
母之邦而令各神斬此血食何為也一官吏俸薪
工食並祭祀等銀不過數百兩而已朝廷賑民脩
築動經數十萬萬天下小縣亦多豈得盡裁即裁

能省得幾何使百姓流離失所當非朝廷愛民之意道臺諱夢顓見實不宜併出并結撫按復疏保邑關係非輕應從輿論照舊又丁未戊申間科臣有以沿海遷民之縣所剩不過零星墮落當歸之隣近州縣以便編管通行查議歸併事宜道臺張諱沂即以前議出結撫院復疏照舊云

請除水冲沙壓文

成其範

沿河州縣俱被水患未有如保邑之甚者蓋保邑為九河下流且當渾水正衝自康熙七年決堤以後地為水佔小民俱失謀生之資三年蓄而九年耕半屬桃花浪滾二月絲而五月穀盡隨菰米波漂此積水地之所以累民也然其不在水冲沙壓中者堤決水佔雖暫時不能耕種堤築水涸猶有可以耕種之期獨是水冲沙壓八十六頃則始於渾河初改之時以沃壤之地冲成溝渠將平原之

區淤為沙嶺此固永久不可耕種者故水冲沙壓
之累民更甚於積水未退之累民夫賦由地出哀
我保民獨地去而賦猶存地賴人種念茲殘戶乃
入逃而地益荒若官吏徒知按畝而追糧恐小民
必至典妻而鬻子叩懇 憲臺俯念殘黎轉請除
豁庶保民得免包稅之苦而下吏亦無代民賠糧
之累矣

送承德郎仁宇劉公入鄉賢文

成其範

燕山斲翠玉流湮仝應期而出溱瑞雲連羹名震
閭德業獨拳持躬芳潔杲杲乾乾事親以孝魯閔
比肩親之弗豫請代籲天念彼同氣分產給田情
誼婉至天倫克全周人之急扶人之顛焚券施義
讓畔讓羶剔鬪與忤爾我忘筌鄉人化之胥受陶
甄學鄙章句弗為名牽窺見至道掃盡狐禪黜哉
松月醮下揮絃憶 公之蹟歷歷堪鐫藍田吐秀
纒茲遺編文成班馬上第聯翩絲綸節鉞于蕃于

宣緬懷二疏娛志林泉孫繩祖武瓜瓞綿綿星聚
 三世一經舊傳蘭階璫樹裕後光前皆公之善
 厚積使然其承乏茲土景慕名賢歎彼芳躅彌高
 彌堅詢之于士士曰榻穿訪之于民民曰德延備
 攄懿媿勒為瑤篇九官四岳悉其清妍特允所請
 請配聖筵敬擇吉旦奉主來遷香分泗水
 俎豆萬年更望邑人相勸着鞭志公之志務求真
 詮學公之學羨墻見焉還醇返樸守公杯棬千秋
 道業從茲開先賢關聖域淵淵其淵公之德誨日
月並縣

保定縣田侯報功祠碑記

張士雅霸州人

戶部

稽古聖王制典惟禦大災則祠捍大患則祠祠豈
 靡文乎哉凡以司牧者之功德及民民故崇報於
 未未洵民心之好有不容泯藉使惟一切文具而
 無與民瘼之疴痒則民有疾首蹙額向隅飲泣已
 耳又胡為乎祠之報之如茲田侯者耶侯自己酉
 握符政值留禘之後百物凋耗民生不啻茗華之
 附物以故萇楚之歌如沸如羹有幸侯至本之慈
 祥攄以真醇事事而調人人而撫走馬於荒村窮

谷之中賑救於祁寒暑雨之際保登無愛髮膚煦
六月濡嘔肝膈業起溝瘡而衽席之矣越明年辛
亥夏忽焉雲昏白浪幾湧雉堞間侯冒雨拯援且
塞且禱頃之陽侯而東若倉庫城郭公署民宇幸
不為池僉侯賜也再明年癸丑夏洪濤復至大城
堤幾潰時已及哺淚星奔月馳得不決嗣是晝則
督築夜則躬巡無分州境雄大東堵西塞風食露
宿者二十五晝夜雖竟為鄰穴乎而未登堤既補
堅好穎粟孰謂人力非天工哉嗟嗟霸屬誠澤國

曩余齠年猶憶安瀾乃甲辰後天吳降災決瓠子
吞桑田乃間歲而然至城復於隍不辨牛馬若莫
名狀矣往司土者即事畚鍤亦聊完宣防役耳侯
獨鑒民命攸關著令附近挨丁負薪捧土增卑倍
薄視往昔徑庭也今且設防夫給工食從今樂利
之休侯其惠之是功德之及民者如此所謂禦太
災捍大患非耶民安得不祠之報之為也若夫嚴
吏胥禁勾攝革公出夫馬杜徵輸火耗尤彈丸黑
子稱寬一分受賜一分者以故五年之內百姓晏

然四境寧謐如登春臺而躋壽域奈倏然而去也
民安得不祠之報之為也祠成問言於余余固愀
然而感懷焉以今天下之民生憔悴極矣所賴休
養而生全者在有司有司之賢盡田侯若則海宇
立躋綦隆無疑不謂輓近風微俾幽貞者卒難表
見拙守與巧宦遂隔九閩侯是以浩然而掛冠也
惜哉頻行男婦號泣絡繹擁攀至輟耕罷市依依
境外是又可以徵公道之在人心云侯諱龍別號
雲衢山西五臺縣人甲寅既望

田侯光裕濟美叙

龔逢泰

竊以內饋說令長者必則父母父母者能子其民
者也惟豈弟父母能以民為子而還能自子其子
既以予人已逾有斯固然之應而必至之符人間
世吉祥善事所最愉快焉東哲不云乎黍稷我稷我
育我生何以報之在長生夫至于黍稷育之而長

生報之則相率而願其生我者庶自為生生以充
厥宗焉可知也嚮非真能父母而子其民者曷克
臻此以今睹于田侯則真能父母而子其民者也
侯為人襟期廣朗才謂揮霍內美修能蓋兩具焉
而其為政也法不必束濕惟其寬令不必峻削惟
其夷侯澤之如春而人含之如露侯覆之如棠而
人麓之如蔭無不沁也無不入也無不低迴孺慕
不忍去也下樂而利之上信而獲之則且謂是平
戎也者其曷足罄侯之能哉而會益津之守闕

下檄而以兼攝益津凡再攝而益津再治卑車于
于什七益津什三平戎所在傾化比于畏壘於都
哉是何人所分肩之不給者侯並肩之饒甚也斯
可以觀侯乎侯春秋逾四十矣而握蘭之夢初徵
種王之禧適輯則平戎與益津之士若民茂不載
道謹呼交口而稱慶焉泰不佞初自益昌抵齋頭
惟時邑搢紳先生若德甫王君等暨監校諸士謂
不佞宜有言余固謂王君聞人也奚代斲之辱已
不獲辭因得推本于侯之生民者而揚祀之如此

答文邑姜進士書

田龍

保叢爾邑濱於河邊傍堤而立西南西北無窮之水皆滙於保邑但倚堤為命首受衝一決而患首當之則文邑之東南鄉為注水之區苦與保定為同舟從來舊矣甲辰至今三次決堤勿論今六月之禾苗未成付之東流即往歲及秋而決一旦滔天所剩不過浪頭殘粒能得幾何嗟乎赤子值此三空四盡之時疊歷饑寒目見流亡載道哭聲振野有人心者誰不灑長沙之淚思繪鄭監之圖哉

故停徵之文已上允矣批行政在旦夕而請賑達部且欲發天儲之粟亦指顧間從津門飛載下矣牧馬縱一時不能盡取已有減額之文益引告裁已皆許可矣至滿天怒沈一望二三百里良民待斃桀黠懷異扶良除惡正在今日分堤有訊待時興工自無遺餘力如今歲之利來歲之利可勿慮也但千百年之利如展河遙堤二議龍連夜澄思又乘桴歷覽雄人不我與同計惟有白家道口之遙堤可為也白家道口自上武哥庄直起堤一道

達於注窩雖有保定糧馬地割之堤外僅十之二耳然有地之家環向哭者再我同舟誼切割此勿恤也至展河自路疇南起至西營達蘇橋則四十里遙矣而又有遙堤亦與展河議同自是深思遠慮但工費浩繁不惟無所待舉且以保定論之縣小地窄民糧地止五百五十頃耳半居西南半在東北若自路疇南起堤由周家庄至蘇橋是使保定東北半縣之地一旦棄之堤外保民其何賴有堤乎且霸州之善來營等六七村民地在堤南

者錢糧關係誰任其咎若將兩處百姓屋室田土
胥淪之河中龍則不敢身任之亦不忍心許之何
也堤南之民所恃有堤者衛其田也若撤其舊堤
另起新堤則霸南分汎之堤在所不與不又去同
舟一臂乎且保地去其半而責以全功誰其舍性
命而為他人任勞哉則千百年之利霸保之人嘗
亦與有同心也語不云乎一人向隅滿坐不樂言
同室也文保同室勿令有人向隅焉願以質之高
明詳察

梁先生傳

王應禧

先生西粵柳城人也名雍字太和為人端肅有節
槩壬午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偶志愈篤矢不筮仕
迺椿萱已高年寄語曰而翁老矣官勿論羶恬惟
不愧忠愛即一命寔光顯我耳先生捧讀未竟淚
輒涔涔下已而感奮乞恩銓除余邑博時甫廿余
齡而端方敏練動有矩矱躬勵行必期對天語
人因刻惜陰錄畢識生平以資考鏡且命士人錄
鉛槧之業日玩何書肯涉何墳典時復掣籤質之

於署內結會輔堂聚衿子而課焉嗣是而科第濟濟其先生之有造哉然維風易俗先生之大節尤足師矣蓋燕粵距萬里也垂白之親不獲祿養先生念無已時每侵晨盥手焚香西向再拜如是以為恒遇節辰望西雪涕其至性誠款如此至捐俸調恤却餽安恬猶其小者居何而有楚宜城之擢多士皇皇慮遵渚之鴻之信處也臨岐攀卧遮番至不能行明日行人里許而又相率投轄携樽而來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先生愈感動依依不忍去

越三宿而出境多士猶爭趨境外折柳歌驪而別先生行矣楚燕修阻三千餘里而先生時惠德音較疇曩益篤義性真切若先生者亦世所希覲哉先生孝友愷悌慈祥莊敏當無地不宜無施不可異日竹帛之業旂常之勳又不可勝指矣輿論皆以先生化澤宜垂名宦以範後人屬余述其梗槩以俟采擇余不佞遂操觚而書梁先生傳

龔夫子宦藁跋

吳文淵

夫制菴之敝久矣敝在楮葉木鳶之雕與夫餽餉
藻績之飾甚且棘吻聳牙蛇神牛鬼有如理主氣
輔匠心而出也難言哉吾

師束髮以文名蚤掇魏科晉陶成均迺者保定有
天幸而復惠之

師也至則訂為文社以時菴相鐫磨意興所到輒
援筆而示指南披而讀之細如繭絲澹如太羹元
酒吞吐風雲搏挽造化匪直破的即經世大業具

具矣然

師之式我寧文也聲律身度成象成文庶幾無行
不與也者吾儕師其文并師其所以匠心者用之
砥身樹業是師式我者意乎是師式我者意乎

陸公堤記

劉克家

保堤障河之南地西亘東連長二百餘里獨保堤
中央首受衝而同舟患者西南雄任中則文大保
三邑迤東偏又霸州堤則堤為六州縣之堤民命
所關非獨保邑也他不具論文大保居中分汛按
時築防前代數十年未聞一決基寬土厚分守無
誤今則決不止一處豈堤下無土三邑無民哉蓋
因循于圈地之後民不聊生而當事者遂亦與前
代之築防以時少有寬假者以民之窮也陸公壬

辰秋杪來視保邑即沿堤踏看詢所從來與水泄注之鄉召父老諭之曰此堤不聞決者雖四十年于茲而失于築補致此殘缺今又桑乾移于上流恐怒濤一觸無完蛋也爾不見亡羊而補牢者晚乎來春可疾呼兩縣大加工力勿謂非常滋懼將失之滔天不可救也癸巳春未舉趾前而公率本縣民先舉事即關文大照汛修之而大城之汛如靳家背後基窄土薄委吏苟且了事如昔日至初夏雨水漂麥矣及秋而河水從天上來矣保民自

救其汛竭力苦不支而又何能為他邑填一埽下一牛也靳家背後已漲溢踰防潛流漱下抹塌二十丈而別汛相總淪捲豈曰人謀之不臧乎保嘗首害城門水入屋舍漂流始嘆公有先見而無如春不多時舉手莫措何也甲午夏淫霖陽侯相際為祟驚舟危楫不及施畚鍤決者益決堤南一帶沃蕩山石白浪接天帆櫓四出環四五百里茫無一村半落公視百姓顛連莫救闔心之痛以身投水非張庠博急臂相抱幾何不以九鼎之軀付

之不可知哉道路相傳聞者酸鼻公見埤雉復隍
城內成瀆身率未散一二百之子黎不旬日而補
砌完備得有城守而四出之舟人不規者始不得
張鷹眼以相視也乙未春

富宁憫此數縣蒼生發帑金遣使者覓工築焉然亦何
能易易汎地之相延而相混也清理之難保人無
妄及他人不必言矣靳家後大城堤也昔年有因
天雨水急文安夫齊集河上而以此處之橫注射
毀將漏不及呼大城之來代一築塞幸不至決

大城遂以文之代築借口為例今帑金僱夫文安
不認此處為已汎是矣而大城又不領工何也工
部使者急于星火此百餘丈之口置焉弗講雖別
汎固若金城何益哉公毅然任之申明上臺代大
城募築堅且厚外加女堤移于舊堤之南百步以
弱水勢其環鑿壓占者皆保土也至椿木楫楸應
急之物又皆保人之園林墳樹也是大義不辭難
而畧汎自明者誰陸公也調度失宜而力勞無當
也區畫之難決口十餘處皆當衝險要有宜仍舊

址宜改新基相勢險易而指陳方畧咸中機宜者誰陸公也帑金之不宜虛糜也用當其實難鄰封百姓各嘆不敷坐困于役保則計緡于官估工于傭恐帑易盡乞糴于鄰穀價稍減者照原值給民民得實錢實米而工日集能佐帑金之不逮者誰陸公也窮民得募值以贍妻子而久役不堪勸勞推心置腹者難公給工錢之外日飽民一餐稱貸原籍許以田產償之民以趨事得糊口且有以為俯仰也如公者有幾人哉築高怨高求其弗怨且

樂樂而事成非公之推置何以得此至戴星而出被星而入食于堤寢于堤炎日之焦石流金不張傘不乘馬庶民感動爭先恐後是保堤之成較他邑獨蚤非陸公其何能若他邑之委人董理不免來遲去蚤勤惰罔稽問誰為之焦勞以身代人拮据者則不厭勞苦稽查勸勉俾兩縣之民情者勤徐者疾而堤之薄者厚瑕者堅是同舟之誼切災不于其鄰者陸公也堤成而有地可耕向之散者聚星居露處者漸且乘時有茅屋焉環三縣皆然

感公之勞見堤懷之柳陰森森歌勿剪勿拜之什
曰此陸公堤也長城綿亘六郡邑而獨謂之為陸
公堤何也堤之要害皆近保邑往昔各縣視為故
事得公之糾合各知為重務及時築防使民得平
土而居播勤乃粒者陸公也而以謂陸公之堤心
有同然矣此非公之廉以持已惠以使民勤以動
衆負兼人之才有一視同仁之度何以得于數縣
百姓交口相稱一心同好實以歸之美名也是以
張庠博高公之功仰公之績見之于詠曰保在河

工民居其上南有百畝北面汪洋民何以堪公則
身當望洋浩嘆飲淚分疆長城既立汜可小康公
之德厚民不能忘舉美歸公用彰懿良余邑人也
受公之賜好是秉彛記公之堤不忘所始後之君
子景慕倣效有修無廢積土增壤芳名以篤公之
所遺百世弗止則此一條土為德之積為名之實
造民之命廣我之福民命維何曰穀曰粒我福云
何曰壽曰祿民之懷矣何為不喜民罔常懷懷于
有德是為記公諱光旭號鶴田壬辰進士嘉興之

平湖人

江南省三司暨縉紳公送子發劉公視差事竣

還部文

馬國柱 都御

儒者之道學術事功相需為用而從來名世賢豪
多自淡薄寧靜中做出彼澄其識於物情不滓之
天觀理獨透養其力於世故不櫻之境蘊藉素優
始固恂恂然鋒銛不露耳一旦時至事起無繫着
無瞻顧舉而措之裕如也子發劉公由名進士起
家戶曹分司江南省原以司權至迨報政則兼司
庾矣權稅關國計庾積備軍儲大司徒之屬碩專

勅行事者不外此兩局公兼而量之務存大體無
苛屑條例謹循浮陋痛革斯商旅樂出其却不勞
而額數已足收支有經得靈廉假斯輸將稱便庚
癸戰譁若哀濟於流水之源夫權度諸務無所庸
更張但守其畫一即稱其廢能矣奚足以見子發
之才顧子發淡薄澄識寧靜養力撙其停蓄則黃
叔度之千頃波汪洋莫測也叩其窺祭則褚季野
之四時氣不言已備也相其舉止則魏元成之風
範媚嫵可親也觀其猷為則杜克明之敏決裁處

不畱也然特出緒余則已司權權清司庾庾理推
而準之畀以軍國大政亦惟本此沉幾之識預定
之力舉而措焉吾知其裕如矣則又何不足以見
子發之才乎且夫軍國大政所由紛紜者率多任
事諸人矜詡才智銳意功名欲振發之反致捭抗
耳若守累代之典章完當然之職業不以興創矯
異不以鑄急傷和事治民謚如行其所無事焉亦
何在不安其成績乎子發行矣罄所學術懋諸事
功於以弘贊鈞軸翊揚休隆柱等拭目俟之積厚

者流自鴻固未易與浮薄喜事沾沾自用者道也

戶部北新權關劉公德政碑

沈

焯

吏部武林人

國家之財賦重東南而東南之度支則權居其一
然權之有關使君也及期而代也故其使君之寬
猛賢否不轉瞬而立辨是知關使君之有工拙也
較久於地者之更難也况權有額額或當歲入不
敷不得不苛察以全其額非樂為苛也歲偶值祲
害有所絀則勢使之然也若乃歲祲而額不歉時
絀而法不苛即關政之難與行法之善雖昔更十
百人未有賢於我公者也公奉

命督浙權

而時浙苦旱夏秋之交關河僅不絕如縷向之千
船萬艘駢填而進者則十亡其半也而先是又誠
苦兵時王師入閩帶甲十萬綿亘孔道終
繹數月自江淮以東人未有不裹足避匿者而且
變商之艘而為兵艘也叩關之門而欲分關餉也
嗚呼使僅歲年耳所丁如是即欲不細無苛豈可
得哉而公悉較有不然者公謂歲誠苦祲小民不
得已抱布貿絲日給不暇而吾復以秋毫析之民
何重堪故凡令負販之業悉任過途偏介之區毋

令苛索鄉民之困於兵荒而不困於貿易也則皆
公之曠息浩蕩有以使之然也至如坐賈京商往
昔關令苛察夫寧遠巡以俟其後故關令愈苛而
愈不足乃一當公之時則相率而網載恐後其所
為網載恐後者何也蓋甚樂乎公之安上而全下
也夫苟有以安上令下而又何患乎歲入之猶有
未敷乎噫以公所值若此所行若彼寧僅云較加
於人一等矣而况嚴督吏胥謹杜衙蠹向之咆哮
焉恣蹊壑而難獸者今則馴馴焉安若伏雞而蹲

如守兔公之德之政之善抑何乃至於斯耶余惟
天下事為其所難不獲副其所願則審時度務之
識猶將起而諒之若夫時已難矣以願所不易副
者而悉皆有以副之而卒有以下真生民上全
國課則地官之著績雖更十百人之多又孰有賢
於我公者耶商賈若民歌而味之禱而頌之烏容
不勒石以垂諸永久哉公諱克家號振夫丙戌進
士北直順天保定人



